

# 加拿大的隱憂——魁北克的分離運動

林岩哲

## 一 國際政治中的一顆流星

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，不只是一種與其本身軍事經濟力量同消長的產物，也是隨着國際局勢與國內政治而變化的一個函數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加拿大，在國際政治星海中的浮沉，可以證實這一論點。

加拿大立國於一八六七年<sup>①</sup>，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，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西歐工業先進國家經過多年戰爭浩劫的結果，其工業與經濟已遭受嚴重的摧殘，到處百孔千瘡，百廢待舉。惟有加拿大和美國，就像大洪水中的諾亞方舟，未遭破壞。所以戰後的加拿大緊跟着美國之後，逐漸崛起於國際之間，成為戰後的第一小強國。加拿大不但對戰後的西歐國家提供巨額的經濟物質援助，也為西歐國家分担了相當份量的防衛任務。據估計，加拿大在戰後的十年內，總計提供四百多億美元的對外援助。單就一九四六年而言，加拿大就提供英國一百二十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<sup>②</sup>。一九四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之後，加拿大即成為該組織的一個重要角色。例如，在一九六九年以前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衛武力中，就有十二個戰鬥機中隊是加拿大所提供的。<sup>③</sup>

戰後二十年內的加拿大，不但是西歐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要角，在聯合國中，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，在戰後新興中立國家中發揮了領導作用。例如，在一九四八年聯合國為中東戰爭而召開的緊急大會中，加拿大當時的外交次長皮爾遜（Lester Pearson）即

註① 一八六七年七月一日，英國國會制訂英屬北美洲法，加拿大自此成為一自治，但迨一九三一年英國國會通過西敏寺，加拿大才完全脫離英國。

註② Peter C. Dobell, *Canada's Search for New Roles* (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2), p. 1.

註③ *Ibid.* 又如在北大西洋公約訂立之前，加拿大極力主張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但是是一個軍事同盟，也應是一個政治和經濟的同盟，所以才有該公約第二條之規定。故有稱此條款為「加拿大條款」。

被推選為大會第一（政治）委員會主席。一九五五年的「整批交易」入會案，也是經過加拿大的斡旋而獲得通過的。一九五六年，在皮爾遜的奔走下，聯合國成立了第一支維持中東和平的緊急部隊。其後聯合國派駐在剛果和塞浦路斯的緊急部隊，加拿大自然是派遣國之一。所以一九五七年皮爾遜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，這不但是皮爾遜他個人的一項榮譽，也可以反映出加拿大在國際上的聲望。無怪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立國百年大慶之際，英國的經濟學人周刊曾評道，「以目前的情況而言，加拿大在國際上所能扮演的角色，畢竟還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」<sup>④</sup>

然而，加拿大在國際星海上竟像一顆流星。當它在立國百年時所發射的光芒最為灼亮的時候，也正是踏上熄滅途程的開始。一九六七年以後的國際情勢已開始在轉變。另有一批新獨立的國家已大量擁入聯合國，改變了聯合國裏邊的情勢。兼以戰前的一些強國——例如日本、法國，以及西德——已從戰後完全復原，相對地使加拿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相形見絀。因此，同年的四月間，加拿大出面調停越戰，北越却享以「閉門羹」。五月，加拿大派駐埃及的聯合國緊急部隊，竟被驅逐出境。到了七月，法國總統戴高樂專程訪問加拿大第一大都市蒙特婁，其目的不在慶賀加拿大的百歲誕辰，而是對着大批的歡迎羣衆高呼「自由魁北克萬歲」，鼓勵魁北克脫離加拿大而獨立。凡此一連串的事件，均顯示出加拿大已今非昔比，已不再是世界第一小強國了。

## 一 國內政治的變化

自一九六七年以來，百花齊放的多元國際政治，固然使加拿大在國際上的光彩，顯得暗淡失色。但如果不是國內政治的變化，加拿大也不致於從國際政壇上凋萎退縮。而加拿大政局變動的原因，一是杜魯道的執政，二是魁北克黨的崛起。這兩件事皆植根於加拿大立國百年之時。

一九六七年四月，加拿大總理皮爾遜初邀杜魯道入閣，任命其為司法部長兼檢察總長。第二年的四月，杜魯道便從年邁體衰的皮爾遜手中，接下總理寶座。加拿大的政局從此就在杜魯道的連續執政下，逐漸發生了變化。

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，加拿大每一位內閣總理皆有過戰爭期間的從政經歷。所以他們在執政期間，都毫無保留地遵行一項外交原則：加拿大加入國際安全體系，與美國和西歐國家締結同盟關係。但是杜魯道開始從政於戰後的一九六五年，對於上述外交原則，缺乏親身的體會和深刻的認識；他又是一位法裔加拿大人，而在大戰期間，多數法裔加拿大人反對加拿大參戰，反對加拿大政府的徵兵政策，并且拒服公職<sup>⑤</sup>。因此，杜魯道對於戰後加拿大維持這種同盟關係的外交政策，一直抱着懷疑的態度，尤以對跟着

註④ "Turning a New Maple Leaf," *The Economist* (1-7 July, 1967), p. 13.

註⑤ 在杜魯道之前，加拿大曾有過兩位法裔內閣總理：Sir Wilfred Laurier 和 Louis S. St. Laurent。和杜魯道一樣，兩位皆屬於自由黨。Laurier 執政於一八九六年——一九一一年，St. Laurent 執政於一九四八年——一九五七年。惟 St. Laurent 於一九四一年任加拿大司法部長。一九四四年極力支持徵兵政策。

美國亦步亦趨的外交政策爲然。杜魯道上任後，便開始轉變加拿大的外交政策：首先是在一九六九年裁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加國駐軍，緊接在一九七〇年削弱北美防空指揮體系（NORAD），承認中共，進一步改善與蘇俄的關係，開始自民主陣線上退縮。

從另一方面看，杜魯道在他初上任的幾年裏，比以前的任何一位內閣總理，更頻於出國訪問，似乎在爲加拿大表現出更熱衷於國際事務的姿態。例如，一九六九年一月，杜魯道到倫敦參加大英國協會議後，匆匆飛往羅馬和梵蒂岡；三月，赴華盛頓；一九七〇年五月，走訪日本、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澳洲、紐西蘭等；一九七一年一月，又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國協會議，并訪問巴基斯坦，印度、錫蘭、印尼；五月又飛往蘇俄。但事實上，杜魯道在未從政前原是一位愛好旅遊者，曾以觀察家的身份，走遍各地。他對國際事務的興趣，只發生在他出國的期間。在國內，甚至難得接見外國使節。⑥因爲他真正關切的是內政問題，而魁北克的分裂運動，是他必須盡力應付的難題之一。

魁北克的分裂運動，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開始醞釀，但是它的萌芽則在加拿大立國百週年之時。一九六七年勒維斯克（Rene Lévesque）脫離執政的自由黨，并於第二年自組魁克北黨。從此，魁北克黨成了推展魁北克分裂運動的主力軍，勒維斯克更成爲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偶像。該黨在一九七〇年初次參加魁北克的地方選舉，其後勢力漸增，到一九七六年末，獲得絕大多數的勝利而成爲魁北克的執政黨。在競選期間，魁北克黨曾聲稱，如果該黨執政，將在兩年內舉行是否從加拿大分離的公民投票。至今該黨執政已有年餘，一年多來無不作種種有利於爭取獨立的安排，而公民投票的日子愈來愈接近，加拿大內部的危機也愈來愈明顯。所以不久的將來，加拿大將面臨着立國以來最重大的一次考驗。

### 三 魁北克的人文地理

如果要了解魁北克分裂運動的原因，以及魁北克分裂運動對加拿大的嚴重性，不能不先從魁北克的人文地理說起。

魁北克位於加拿大東部地區，南鄰美國緬因州。佔地五十九萬四千八百六十平方公里，爲加拿大最大的省份，也是加拿大最精華的地帶之一。加拿大最大都市蒙特婁即位於魁北克省內。

魁北克取名自印地安語，意爲「峽」。原爲法國於一五三四年所發現的。一六〇八年法人戴張伯倫（Samuel de Champlain）開始殖民於此，聽到印地安人用「魁北克」一詞指聖羅倫斯河的某一地方，因而得名。

聖羅倫斯河爲北美洲最主要水道之一，握美加邊界五大湖的出入口。聖羅倫斯河流經魁北克南部，其間土地肥沃，成爲加拿大農業精華地帶。魁北克生產蘋果、馬鈴薯、楓糖和牛奶，均爲加拿大之首。

註⑥ Dobell, *op. cit.*, p. 18.

除了聖羅倫斯河外，魁北克境內亦多山川湖泊，水力發電極豐富，是北美地區電力供應的主要來源，也是大部份加拿大工業的集中之地。加拿大三分之一的石油出自魁北克的提煉廠，三分之一的工業製造品是在魁北克生產的。此外，成衣、加工食品、食肉，鉛器、紙、木材、飛機、皮革、化學物品等，也是魁北克重要的產品。至於鑛產方面，魁北克的藏量豐富。例如，加拿大的石綿，百分之九十是產自魁北克。此外魁北克還盛產銅、金、銀、鉛、鋅，以及許多尚未開採的鐵鑛。所以從經濟觀點而言，魁北克堪稱加拿大的心臟地帶，其重要性自不可言而喻了。

如前所述，魁北克最早為法國所發現而殖民。一六六三年，法國開始正式建立殖民地。到一七六三年，英法戰爭的結果，訂立巴黎條約，法國始將魁北克割讓予英國，並將六萬法籍移民併入英國統治。一七七四年英國制訂魁北克法，一八六七年又制訂英屬北美洲法，建立加拿大自治領。兩國對法裔的政治與宗教權利均予保留，故自魁北克併入英國以來，魁北克的法裔一直維持着法國的文化傳統，這是使加拿大成為二元民族文化國家的主要原因。

從人口數字來看，魁北克有六百多萬人，佔全加拿大人口四分之一強。據去年八月公佈的統計，在魁北克的人口中，法裔佔百分之七九點八。以加拿大全國人數比率而言，法裔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五<sup>⑦</sup>。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集中在魁北克地區。從民族政治學的理论而言，在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度裡，如果有一個民族集中居住在某一地區，形成該地區的多數，在另一方面，却居於全國的少數地位，而又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時，這個民族便最容易走向分離的趨勢<sup>⑧</sup>。所以加拿大法裔這種不成比例的人口分佈，可以說是造成魁北克分裂運動的根本原因。

#### 四 「無聲革命」

雖然法裔在加拿大是個少數民族，但自加拿大立國以迄一九六〇年以前，並未發生分裂的問題。固然，在魁北克境內，法語一直是通用的語言。所以百多年來，魁北克在加拿大聯邦制度下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魁北克的法裔過去未搞分離運動，與天主教會密切關係。因自一六六三年魁北克歸併英國以來，法裔散居鄉村，務農為生。維持大家庭的傳統制度。篤信天主教。從教育、社會服務、甚至商業，無不仰賴於教會的安排。加上保守的民族性，形成法裔加拿大人有一種「被征服的民族」的心理<sup>⑨</sup>，馴服而不反抗。所以百多年來，法裔不但在加國政治上沒有影響力，而且在教育和經濟上

註⑦ *Facts on File*, Vol. 37 (1977), p. 742, G1.

註⑧ Kenneth MacRoberts, "Quebec and the Canadian Political Crisis," *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*, Vol. 433 (Sept., 1977), p. 21.

註⑨ Henry S. Albinski, "Quebec and Canadian Unity," *Current History* (April, 1974), p. 155; See also Peter T. White, "One Canada or Two?" *National Geographic*, Vol. 151, No. 4 (April, 1977) p. 463.

，也居於次等地位。

然而一九六〇年魁北克選舉的結果，改變了上述的情況。是年自由黨擊潰執政多年的聯合國民黨，自由黨的雷沙淇（Jean Lesage）起而執政。雷氏一反過去聯合國民黨的保守政策，大力推展魁北克的現代化，帶來了所謂「無聲革命」（quiet revolution）。雷氏推行魁北克現代的政策，原本是要開發魁北克，使與其他已開發的省份，並駕齊驅，所以當初許多英裔加拿大人亦頗歡迎雷氏的政府。誠如當年英國首相麥米倫所說的，這是魁北克「轉變之風」（winds of change）<sup>⑩</sup>。不過，在另一方面，「無聲革命」也刺激了魁北克的分裂意向。

原來屬於魁北克的少數英裔一向聚集於都市，而法裔散居於鄉村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現代化的結果，導致了人口向都市的移動，打破了英法裔分區而居的界限，更引起了種族間的糾紛。大批法裔來到都市，發現都市的空間無法容納他們的大家庭，加上大多數工商業為英裔所有，他們只能處於下級地位，甚至在工人階層裡，英語也成爲一項謀生的工具。他們爲了謀生，又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固有語言和文化。在此情況下，他們日益感到：在他們佔着大多數的省份裏，他們的語言，他們的傳統文化，甚至於他們的生存，都面臨着威脅。

其次，自魁北克現代化以來，天主教會的影響力，大爲減低，容許節育，以致魁北克的人口增加率，在加拿大各省之間居於末席<sup>⑪</sup>。相反的，由於工商業發達，非法裔移民逐年大量擁入魁北克，且多為英裔所同化。據蒙特婁大學的一項研究，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，到二十一世紀，不但魁北克的法裔人口將降低至百分之七十，而且蒙特婁的法裔將成爲少數民族<sup>⑫</sup>。這種趨勢，對魁北克的法裔而言，又是一項極大的心理威脅。

顯然的，「無聲革命」的結果，逐漸使魁北克法裔意識到「外來」人口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的壓迫。他們需要掙扎以求生存。要喚起自身的民族意識，以解除這些威脅。所幸魁北克還是加拿大境內法裔佔多數的唯一地區。祇有藉着魁北克政府，才能解除這些威脅。所以一九六二年，雷沙淇的競選口號是：「在咱們的家裏，咱們自己作主」（*maîtres chez nous*），這正好替魁北克的法裔道出了心中的感受<sup>⑬</sup>。

註⑩ Dale C. Thomson, "Quebec and the Bicultural Dimension," *Proceeding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*, XXXII, 2 (1977), p.29.

註⑪ 自一九五四年以來，魁北克的出生率逐年減少至百分之十以下。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，魁北克人口自然增加率（生多於死）爲百分之七·一，一九七六年減至百分之五點八。至於同年其他省份人口增加率 分別爲：• Ontario 16.5%, Alberta 17.2%, British Columbia 30.7%."以上參見 Kenneth M. Glazier, "Separatism and Quebec," *Current History* (April, 1977), pp. 154-55.

註⑫ *Encyclopaedia Britannica*, 15th ed. (1974), Vol.15, p.332.

註⑬ MacRoberts, *op. cit.*, p. 27; Thomson, *op. cit.*, p.29.

## 五 魁北克的分離運動

魁北克的分裂運動開始於六十年代，是魁北克「無聲革命」所帶來的一項副產品。但是這項副產品就像「星星之火」，頗有演變成「燎原」的趨勢。

如前所述，推行「無聲革命」的結果，削弱了天主教會在法裔社會中的影響力，致使年輕一輩的法裔頓失指引，逐漸走向自由激進的路線。「魁北克解放陣線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吸收年輕的法裔，成為魁北克獨立運動的激進派。在六十年代初期，魁北克解放陣線在各地製造恐怖爆炸事件，掀起獨立運動。一九七〇年十月，該陣線綁架英國領事克勞斯（James Cross），殺害魁北克勞工部長拉鮑特（P. Laporte），造成舉世震驚的「十月恐怖事件」。當時加拿大政府根據戰時措施法，對魁北克實施軍事戒嚴。鎮壓恐怖事件，搜捕五百多名恐怖份子嫌疑犯。但事實上，多數魁北克法裔自始即不贊成解放陣線的恐怖行爲。故其所從事的獨立運動，並未獲得魁北克法裔的普遍支持，使該陣線於一九七〇年以後，即告銷聲匿跡。

魁北克解放陣線雖未獲得法裔的支持，但是溫和派的分裂運動却在魁北克逐漸興起。據一九六三年的一項民意測驗，百分之三的魁北克人公開支持魁北克的獨立<sup>⑭</sup>。當時有兩個推動魁北克獨立的組織：民族獨立聯盟（Rassemblement pour l'indépendance nationale）和民族同盟（Ralliement nationale）。前者以蒙特婁的智識份子爲基礎，而後者分散於各小城鎮。這兩個組織在一九六六年初次參加魁北克的選舉。雖然他們僅共獲百分之九的選票，未贏得任何議席，但却因此擠垮了當時執政的自由黨，使聯合國民黨重獲政權；間接地造成自由黨內部的分裂，並進而促成魁北克黨的誕生。

魁北克黨的創始者名叫勒維斯克，曾在魁北克自由黨政府中担任自然資源部長，一九六五至六六年改任家庭與福利部長，也是當年推展「無聲革命」的主將。他對一九六六年自由黨在魁北克的失利，憤憤不平，更無法忍受魁北克自由黨地方黨部對中央黨部百依百順的作風。由於全國自由黨一直反對魁北克的分離運動，勒維斯克乃於一九六七年自由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際，率領着他的一百名黨羽，憤然走出會場，宣告脫離自由黨，並於一九六八年，吸收部分民族同盟和民族獨立聯盟的成員，成立了魁北克黨。從此魁北克黨便成了推動魁北克分裂運動的生力軍。

一九七〇年，魁北克黨初次參加競選。雖然僅獲得七個議席，却在得票總數上，成爲第二大黨。一九七三年，魁北克黨的得票又增加。一九七六年，第三次參加競選，竟連勒維斯克本人也料想不到<sup>⑮</sup>，魁北克黨獲得空前的勝利：在一百一十席位中，贏得七

註⑭ *Ibid.*, p.30.

註⑮ 勒維斯克本人對此次選事，事前並無極大的把握。關於這一點，可參閱 René Lévesque, "For an Independent Quebec," *Foreign Affairs*, LIV,4

(July, 1976), pp. 743-44, at p.735; see also Peter C. Dobell, "Quebec Separatism: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," *The World Today*, XXXIII,4 (April, 17), p.149; Glazier, *op. cit.*, p.156.

十一席。茲將魁北克省最近三次選舉結果列表如次<sup>①②</sup>：

政黨	一九七〇年			一九七三年			一九七六年		
	得票	%	席數	得票	%	席數	得票	%	席數
魁北克黨	六六二、〇〇〇	二三	七	八九八、〇〇〇	三〇	六	一、二七五、〇〇〇	四一	七一
自由黨	一、三〇四、〇〇〇	四五	七二	一、六二四、〇〇〇	五五	一〇二	一、〇七六、〇〇〇	三四	二六
聯合國民黨	五六五、〇〇〇	二〇	一七	一四六、〇〇〇	五	〇	五九六、〇〇〇	一九	一一
社會信託黨	三二一、〇〇〇	一一	一二	二九五、〇〇〇	一〇	二	一五七、〇〇〇	五	一
其他	二〇、〇〇〇	—	—	八、五〇〇	—	—	六五、〇〇〇	二	—
合計	二、八七三、〇〇〇		一〇八	二、九七一、〇〇〇		一一〇	三、一六四、〇〇〇		一一〇

不過魁北克黨在一九七六年的選舉中獲得的重大勝利，並不表示大多數的魁北克黨人支持該黨的分離運動。勒維斯克本人也明白這一點。因為在一九七六年選舉舉行之前，魁北克的失業率為加拿大之冠。加上社會問題叢生，通貨膨脹，罷工迭起，財政赤字浩大，而自由黨政府却束手無措。所以魁北克黨這次的勝利，只不過代表魁北克人反自由黨的一種表現，並不真正支持魁北克脫離加拿大。在這次選舉前後所作的民意測驗，都可以證明這一點。例如選前一週所作的民意測驗，只發現百分之十八的選民支持分裂主義，百分之五十五表示反對。甚至在法裔中，也只有百分之二十支持魁北克的獨立<sup>①</sup>。至於選後的民意測驗，在去年四月份的蓋樂普民意測驗中，發現百分之六十二的魁北克人反對分離運動，只有百分之二十表示支持。到去年八月，蓋樂普民意測驗又顯示，百分之七十的魁北克人反對分裂，百分之十九表示支持<sup>②</sup>。所以從民意測驗的結果看來，魁北克黨的上台，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，將使魁北克即刻脫離加拿大。

## 六 法國的插足

註① 本表取材自 Norman Penner, "Quebec Explodes a Bombshell: René Lévesque and the Challenge of Separatism," *The Round Table*, 266 (April, 1977), p.153.

註② *Ibid.*, pp.153-54; see also Dobell, "Quebec Separatism," p.149.

註③ See *Facts on File*, Vol. 37 (1977), p.672, Cl.

魁北克法裔原本就帶有頑強守舊的民族性。數百年來，他們一直保留着法國的傳統文化，並不因為他們是加拿大的少數民就接受英裔的同化。相反的，自加拿大立國至今，在他們的意識上，仍未覺得他們是加拿大人，倒自認為魁北克人。所以六十年代魁北克推行「無聲革命」的結果，不但刺激了魁北克要求自主的意向，連帶地使魁北克的法裔向法國尋求「認同」，要法國出來為他們撐腰。就法國來說，在戴高樂的英雄崇拜主義與沙文主義（chauvinism）心理下，對於過去將魁北克割愛過戶，並將該地的法裔拋下不管，未免感到一份歉疚，而現在對魁北克的法裔後代給予關照和支持，也不失一種補償。

本來，從魁北克割讓予英國之後，法國人早已淡忘了他們遠在海外的子孫；同樣的，魁北克法裔也忘了他們的宗祖家園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魁北克成為法國人的避難所，這兩支親族又有了往來。不過這種往來只是短暫的。戰後又各自東西，各奔前程。迨六十年代，魁北克推行「無聲革命」，再勾起魁北克人飲水思源，開始向法國攀親道故。當初加拿大政府也鼓勵魁北克與法國作文化交流，希望藉法國的血親關係，來共同發展正在成長中的魁北克<sup>①</sup>。所以從一九六五年以後，加拿大駐巴黎的大使館增設了魁北克駐法國代表辦事處；其後法國駐魁北克市的領事館也擴大了組織。

但是，魁北克與法國重鑿舊親，觸動了戴高樂的自大英雄慾。戴高樂認為，魁北克有意「認同」法國，象徵法蘭西子孫的思源念祖，是投回「祖國」懷抱的開始。因此法國介入了魁北克的分裂運動，使此一運動由內政問題變成了國際問題，也使加拿大和法國的關係，漸趨惡化。

首先是一九六七年五月，魁北克內閣總理詹遜（Daniel Johnson）<sup>②</sup>飛抵巴黎訪問，法國以國禮相迎，並且僅懸掛魁北克省旗和法國國旗。詹遜則在徵詢加拿大政府的同意之前，即在巴黎與法國政府私訂文化與財政合作計劃<sup>③</sup>。事實上，法國以國賓之禮待魁北克總理，是有意的安排。因自一九六四年以來，戴高樂非但未接見過任何來訪的加拿大政府官員，甚至連加拿大大使呈遞到任國書之後，亦未再有晉見的機會。

到是年七月，戴高樂抵達蒙特婁，萬人夾道歡呼，使他覺得，好像又回到一九四四年，法國獲得解放後他重返法國的那種情景。所以戴高樂忘形地衝口高呼出：「自由魁北克萬歲！加拿大法裔萬歲！法國萬歲！」當然，戴高樂的這一呼喊，震驚了渥太華。加拿大政府即刻表示，戴高樂的行爲「不能為加拿大人民和政府所接受」，乃使戴高樂匆匆返回巴黎。但是戴高樂餘興未盡，並於七月三十一日召開他執政以來最長的內閣會議，會後發佈一項內閣會議聲明<sup>④</sup>：

註① Dobell, *Canada's Search for New Roles*, p. 41.

註② 雖姓為 Johnson，實係法裔。

註③ 後來於同年十一月，法國才與加拿大政府正式簽訂文化與科學交換條約。

註④ *Facts on File*, Vol 27 (1967), p. 290 Fl.



「無庸諱言的，今天法國絕無意要領導或統治整個或一部分的加拿大。但是法國發現了加拿大，法國統治過加拿大二百五十年。在那兒，法國曾經殖民，並加以開發。在那土地上，有六百五十萬法裔居民，其中有四百五十萬居住在魁北克。對於源出法國，又對法蘭西祖國忠心耿耿的人民，法國絕不能漠不關心他們今日和來日的命運；或者像別人一樣，將加拿大看作外國」。

顯然的，法國政府的這一聲明，無異表示：法國對於魁北克的獨立運動，已從戴高樂英雄式的個人支持，演化成政府方面的正式贊助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戴高樂再次在記者會上表示，要求加拿大給予魁北克主權國家的地位。當然，加拿大政府對戴高樂的聲明，再次報以「不能接受」，認為法國干涉加拿大的內政。從此，加拿大和法國之間的關係，陷於最低潮的階段。
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戴高樂辭退，龐畢度取而代之。表面上，人亡政息，加拿大和法國開始恢復正常關係，實則法加兩國之間，為了魁北克問題，依然貌合神離。同年十月，法國外長李克斯基 (Jean de Lippowski) 到魁北克的訪問就是一個例子。當時加拿大政府曾再三邀請李氏順道前往渥太華，但李氏私下奉龐畢度之命，不可前往渥太華。因此，李氏藉故匆匆返回巴黎。一九七四年四月，龐畢度逝世，杜魯道以加拿大總理身份，前往巴黎參加葬禮。當時杜魯道曾向法國報界表示：「我認為，兩國之間，無事不可冰釋」。由此可看出，加拿大與法國之間，仍然為魁北克問題，存在芥蒂。

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底，魁北克黨取得政權，加拿大與法國之間的舊隙暗流，再度開始浮昇。首先是去年四月魁北克政府問事務部長 (minister of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) 馬林 (Claude Marin) 到法國作三天的訪問，接受戴高派的主將巴黎市長施朗 (Jacques Chirac) 的熱烈歡迎。施朗再度向馬林預祝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勝利。所以在五月十三日，杜魯道為核子擴散問題，飛抵巴黎出席會議，并向法國提出警告，不要干涉魁北克的分裂運動。本來此事就像一點小雨，過後即可天晴。但到去年十一月初，魁北克總理勒維斯克訪問法國，却又帶來了加拿大與法國之間的一場風暴。在勒維斯克三天官式拜會中，法國官方不但給予最熱烈的歡迎與招待，而且事前未徵詢加拿大政府之同意，頒授勒氏一份「榮譽高級軍官」頭銜 (Grand Officer of Legion of Honor)。根據加拿大的一項法律規定，未經政府許可，加拿大人民不得接受任何外國的贈勳。所以法國政府的這一舉動，毫無疑問的，帶給加拿大政府數年來最大的一次震驚。十一月四日，加拿大駐法大使代表加拿大政府，向法國提出一項照會，提醒法國有關加拿大人接受外國贈勳的規定。隨後，法國政府避重就輕地向加拿大提出兩點答覆：(一)、法國願意尊重國際法一樣地尊重加拿大的法律規定，但是法國要與魁北克發展成「手足」關係；(二)、法國對魁北克的政策是既不干涉、亦非莫不關心 (non-interference and non-indifference) ②。所以從這件事看來，戴高樂的陰魂直到目前依然縈迴在法國政府中，來製造加拿大與法國之間的緊張氣氛。誠如巴黎的「世界晚報」(Le Monde) 所說的③：

註③ London Times, Dec. 9 1977, p. 8.

註④ Quoted by Lionel Welsh, "Gallic Shock for Trudeau,"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, Nov. 8, 1977, p. 2.

「現行法國的政策可作如下的解釋：屬於聯邦範圍的事務——外交、國防、通貨——與渥太華來往；有關省管轄的事務——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——與魁北克來往。季斯卡和戴高樂之間的差異在於：季斯卡將與魁北克的和好發揮到極點，而戴高樂奉獻了最大熱誠給魁北克。」

## 七 分離運動的前途

一九七六年魁北克的選舉結果，固然震驚了北美洲，但是最感吃驚而憂慮的，却不是加拿大政府，而是勒維斯克本人。因為勒維斯克推動魁北克的分離運動，必須逐步進行，且須贏得魁北克人的向心，而一九七〇年代還不是魁北克獨立的成熟時期。在另一方面，目前魁北克人所期望的，是他能組織一個大有為的政府，藉以改善魁北克的經濟。所以他的執政，一方面固須為魁北克的獨立而努力，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推動經濟建設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，否則將來的獨立運動會被魁北克人所唾棄。

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，勒維斯克首先組成了一個以財經專家為主的政府。到去年八月，又採取了兩項重要措施。一是制訂法案，將魁北克的商業與教育法語化。另一項措施是頒佈白皮書，規定舉行魁北克分裂的公民投票。雖然後者是為魁北克黨爭取魁北克的獨立而鋪路，但是魁北克分裂運動的前途還是相當坎坷的。原因是，到目前為止，各種民意測驗顯示，居大多數的魁北克人並不支持分離運動，而加拿大其他各地遏阻此一運動的壓力也愈來愈大。最先是魁北克境內的許多英裔商業機構，紛紛撤離。到去年五月，加拿大西部五個省份聯合發佈一項聲明說：如果魁北克脫離加拿大，這五省將在經濟上予以「杯葛」。今年一月初，杜魯道更公開表示，不惜使用武力來阻止魁北克的獨立<sup>②</sup>。

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假定公民投票的結果，答案是否定的，那麼勒維斯克是否會就此放棄魁北克獨立的主張？顯然的，勒氏如果放棄此一主張，勢將無法安撫魁北克黨內部的激進份子，其結果，不是魁北克黨的內部分裂，就是造成流血事件。這些都不是勒氏所希望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態度。雖然魁北克黨在去年五月修正了獨立計劃，不再主張退出北美防空指揮系統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而且進一步地在華府從事遊說。但是美國基於在古巴的經驗，自不希望在北美再出現任何激進的政府。美國所希望的是一個完整的加拿大。正因為美國對魁北克分裂運動一直表示冷漠，倒使加拿大逐漸重向美國靠攏接近。誠如魁北克市的拉華爾大學教授巴薩扎（Louis Balthazar）所說的：「魁北克黨製造了整個美加關係一種全新的氣氛。這種氣氛加強了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之間的聯繫，掃除了前隙舊怨」<sup>③</sup>。

<sup>②</sup> See *China News*, Jan. 2, 1978, p. 2.

<sup>③</sup> Quoted by Robert Trumbull, "Harried Canadians Are Beginning to Display New Warmth Toward the U. S.",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Dec. 5, 1977, p. 7.